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九十二回 傲淫凶倭邦傳災震 造劫數老郎隱梨園

卻說湘江岸上月裡嫦娥和鍾、呂二仙，為救度鶴兒的事，大家聚在一處，得便閒談時事。鍾仙已把大唐君主應運歷劫的前因後果，大略說明。只有王泰一人，雖說幼年愛國，造成倭邦鬼災，而殺死無數人民，未免過於狠毒，獨未聞帝命懲究。呂仙不解，把這話請教師父。鍾離權歎道：「弟子所見，何嘗無理。但要知道倭人品性卑濁，行為狡狠，久為天庭所鄙棄。王泰以小孩子，無守土之責，而身居世外，與中土隔離。縱令越人肥瘠，不問華夏興亡，也不能說他冷面冷心，漠視國事。他卻偏能激於忠義，發為孤憤。既無邀功之心，又無傳名之志，居然能仗一己法力，為祖國爭存，抗強虜橫暴，這等存心，應為天心所眷注。況戰事之責，已歸天子一人。天子以外，可以不波及者，自應概予豁免，以示天帝寬仁之德。再倭邦民氣太橫，民俗大壞，將來終當搗亂世界。得王泰伏下火山之法，隨時可以肆災於全國，如此或可戢其野心，亦未可知。所以他這計策，竟得上天的贊許。只因此番倭人死的太多，究竟總有他的罪過在內。若明令優獎，將令人疑為有意獎亂。所以隱而不提，作為將功抵罪。要是不然，還許有些功績，也未可知哩。」大家閒談多時，不覺已將破曉。嫦娥因職司月光出沒，不能再留，匆匆告別而去。

這裡鍾、呂二仙，便把鶴兒送去冥司，商懇冥王將他托生在忠厚良善的官宦人家為子。這便是八仙之中的韓湘子。他父韓會。叔子即聖衛孔教文起八代的韓文公，世居昌黎。後人都稱為韓昌黎的，便是湘子父親的胞弟。

鍾離權送過鶴兒之後，隨即帶同洞賓去蜀中峨眉山上織雲崖，作煉丹養氣功夫。臨去時，洞賓問起家中之事和父母情形。鍾離權笑道：「不用你費心。令尊堂經我一夢點化，已都厭恨紅塵，在家修道。我還教他們許多入門的口訣和修養功夫。大概等你成功之時，他們也有了幾分功行。再得你親去一度，也可成個小小的氣候，這也是很難得的了。至於你的兒子，本是功名中人，將來自會幹他的功名去。你也不必再替他縈心了。」洞賓感激拜謝。

後來洞賓在織雲崖一住五年，通澈因果，回返本真，合計自出家門來，前後不過□年，已成大羅仙體，與鐵拐、鍾離權等幾位金仙並駕齊驅，真是從古來修仙最快，成功最速的第一神仙。這總因他根基本來極厚，又係存心濟世度人，奉旨下凡，並非因甚過失謫墮紅塵者可比，所以有此異數。別人怎能望其項背呢？成道之後，又得老祖賜予玄都秘樞一書。凡是三界神仙所能的法術，一一載明在內，真是包羅萬象，奪天地造化之功，可算是三清宮內第一部完備的奇書了。不但普通神仙無緣寓目，即八仙之中，除了鐵拐、鍾離權以外，也未必能窺全豹。

後來洞賓仍兼領東華帝君原任，此書即藏在東華殿上。洞賓讀盡此書，神通最大，聖跡最多。世人因共稱為呂祖，或純陽子，而不敢直稱名字。洞賓自稱，則或為回道人。回為大小二口，與呂字相同，即所以寓意也。又稱山石先生。山石即岩字拆分。又有署谷客者，乃是洞賓兩字的會意。因他抱定度盡眾生的宏願。諸仙均已昇天，罕履塵世，只有呂祖一人，常化形人世，每就所至之地，隨意改名，暗暗示意，這是後話。

如今再說呂祖成道之後，隨著師父在海內外各處閒遊幾年，立下許多功德，方由他師父會同鐵拐、采和、何仙姑四仙，朝參上帝。上帝賜宴靈霄殿，特加溫諭，勉他盡職。出殿後，鍾離權就帶他參三清，謁王母、玄女，遍拜各山洞神仙。這是神仙成道後必有的儀節。諸事既畢，鍾離權方在本府設筵，邀請諸仙與宴。筵間，談起張果現在京師，唐皇欲見他。他卻不願朝見，為因唐皇寵信一班妖道，弄得妖氣滿宮，自己不屑與此輩為伍，也不願和邪人作對，因此頗自躊躇。

鍾離權因對呂祖笑道：「張老性情太固執、冷僻。既然受命主持劫數，說不得只好隨俗一點。我看你此番下山，可先同我去會會張老。如可替他幫忙一二，也是你的功德。」呂祖欣然道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席散之後，諸仙各有饋贈。呂祖一概拜受。當日便隨鍾離權到長安。

此時張果正化成一個伶官，混跡梨園之中。鍾離權訪到了他，即介紹呂祖相見。並說明特來輔助之意。

張果□分欣悅，因笑說：「我雖然混在此中，卻甚厭他們囂惡聒噪。現在又有一事，妙不可言。緣有妖道葉法善，在新天子面前饒舌，說梨園中有個老兒，沒名沒姓，自稱癡老。這人乃是張果的化身，甚有道法。天子幾次叫內官宣我。我都推說有病，沒敢去見。一面托我們掌班再三奏明：『癡老真是一個又癡又老的頑固傢伙。除了教戲之外，一點沒有本領，請萬歲不要信法師的胡言。』」哪知葉妖聽了此話，氣得面紅耳赤，就悄悄奏道：『既然這樣，萬歲可就宣他入宮，當著萬歲龍顏，教這班伶官子弟歌唱。究竟是否仙人，那時臣等自有方法使他不能隱瞞。』天子聽了他的鬼話，馬上宣我們全班入宮，是我一定不肯顯出真面目來，進去時，原是個窮老兒模樣。我也不慣官家體制，橫豎裝做一概不曉得，叫他們把我當成一個野人就完了。那時天子已很注意我，等得唱完了戲，便命中官來召我見駕。我又化成一個小夥計模樣。天子便說：『不是這人，方才所見的是個老兒，怎麼此刻召個小孩子來呢？』掌班的也被弄得莫名其妙，只在地上磕頭，說：『小人該死，委實方才拉他進來，原是個老兒，不曉得怎樣眼睛一眨，就變得如此形狀。這人，連小人也沒有見過，不知是從哪裡來的。』天子甚為懷疑，便親口問我：『你是什麼人？』我只回奏，是梨園教師。天子聽了倒笑起來了，問：『你們班中教師有幾個？』我又奏稱：『只有小人一個，還有兩個副手，本奉傳宣，不曾進宮。』天子大為驚異，又命我下去，再教一套戲詞。我一下去，又變回老兒模樣，只聽滿宮嘩笑稱奇之聲，不絕於耳。巨耐葉法善那廝，奏稱：『萬歲聖鑒，這人要不是神通廣大，怎能當著萬歲面上，如此變化不定。若非真正神仙，又怎能有這等膽量呢？』天子聽得他說，連連點頭，重復召我去，笑容溫諭道：『有人說卿是仙人張果下凡，遊戲紅塵，可是麼？朕酷信道教，深慕仙教，果是張仙，何妨容朕一見真容？朕願竭忱迎接。請卿常住宮中，朝夕得所請教，不知卿意如何？』

呂祖聽到這裡，笑而問道：「請問師叔怎樣對付呢？」張果笑道：「我怎肯承認，自然一味胡賴，說：『生平連姓張的朋友都沒有，也不曉得這個張字如何寫法，怎見得我是張仙呢？』後來天子沒了法子，只得命我們退出。聽得聖心因怪我忽老忽少，對人談起這事，便喊我為老郎。」一語未了，二仙都笑道：「好稱呼，好名頭。這倒是梨園中一段很好的佳話兒。」鍾仙又點頭說道：「我早曉得你有一部偏運，將來當受一種玩藝生活的香煙、崇奉。只怕這老郎二字，就會傳之久遠，也未可知。」呂仙笑道：「梨園是戲班之祖。老郎又作了戲班教師之祖。如經聖口所許，將來玩藝中人，根本追遠，少不得要奉祀老郎為神，可就合於吾師所言的偏運了。」一句話說得張果大笑。

鍾仙便正色說道：「既是玩，真是真，道兄既負重大之責，已入了皇城禁地，如何這般固執，一定不和天子相見。我輩出家人，隨俗結緣，原無一定。但求有利於民，皆當盡力去做。今天子雖應遭劫運，但能引化真心好道，勤政愛人，祛欲惜福，那麼劫數雖定，未始不可挽回，或縮小災變。這就於國於民兩有裨益了。這等現成的功德，如何不想去幹，也枉為天上金仙了。」張果聽了，恍如夢醒，道：「小弟愚蒙，所見不廣，又兼生性拘執，不愛日近天顏，所以有此失檢之事。今蒙指示，茅塞頓開。聞得天子面飭葉法善，命他趕緊設法，好好勸我進宮。他願尊為國師，朝夕受教，看來法善早晚必來找我。但我已弄巧在先，如今又承認本人即是張果，這話卻如何說法呢？」呂仙笑道：「這個容易。皇帝要見師叔，勢必再召梨園。那時我可幻成師叔的癡老，師叔只在什麼地方高坐。等得萬歲問起小姪，小姪自有話說，把師叔捧將出來。一則不揭穿師叔癡老的詭言，免了欺君之罪；二則顯得葉法善陳奏不實，從此皇帝可以疏遠他些，免他作祟人間。這是一舉兩得之計。師叔以為如何？」鍾、張二仙都說：「此計大妙！」

三仙正在聚話，忽然梨園的掌班進來，鍾、呂二仙便隱過身子。掌班一見張果，便蹙額愁顏，唉聲頓足地說道：「老師父，這是真糟，也不曉得那位葉法師和我們開甚麼玩笑，一定說師父是張大仙。如今萬歲又來宣召我們入宮唱戲。名為唱戲，據說仍為師父一人。他要證明究竟師父是否真是張仙。這話是剛才葉法師親自來說的。還對我說，若是師父再不承認，便先拿我這掌班的下在天牢裡，再和師父說話。我想師父雖然不是張仙，究竟有些什麼變化的本領。要是不然，為什麼那天又能忽老忽小地變出那場玩意兒

來咧？師父既有這等本領，等一下萬歲召見之時，何妨就糊糊塗塗地承認一言，橫豎這是有好處，沒有禍患的。卻先救了我的性命，可不是好？」張果聽了，笑道：「哦，這葉法善他竟如此可惡。萬歲要他來找我，他不敢見我的面，也就罷了，為什麼拿這等混話來驚嚇人家？他既然如此無理，我也少不得要開他一個玩笑，叫他認識我癡的手段。掌班大爺，請不要煩心。今兒見了萬歲，是是非非，我一身擔任，決不牽涉到你身上去。你放心吧。」掌班的半信半疑，只得預備行頭器具，召集一班伶人，親自和張果帶領入宮。

原來這一霎時間，這老郎一身已改由呂祖擔任。入宮之後，皇帝也不命唱戲，只命宣掌班和老郎一同進見，先是一番溫諭，口口聲聲稱張果為仙人，務必要請他顯出本來面目，就任國師之職。末了見老郎還是不承認，不由龍顏大怒，立命將掌班逮捕入獄。掌班嚇得面如土色，趴在殿下，碰頭出血。

呂祖不覺暗暗好笑，因即大聲問道：「請問萬歲，怎見得小人便是張仙？」皇帝便說是葉法師說的。呂祖因道：「願面見法師，問他一個究竟。」皇帝聽了，卻為難起來，因為法師說這話時，再三請求不能說出是他所說。此時忽要他出來對證，豈非失信於他。當時怔了一怔，方笑道：「卿不必求見法師，法師是不大見人的。」呂祖叩頭道：「並非小人必要見法師，只因那天下朝之後，回去再四思慮，因甚萬歲把小人當作張仙？當去求見小人的師父鍾仙人。仙人說道：『要見張仙不難，除非葉法師親自去終南。』以此看來，小人不是張仙。張仙或在終南山上，但須法師勞駕一次。」皇帝問他：「頭先為什麼不說，直要朕逮捕掌班，才肯說出來呢？」呂祖奏道：「剛才因恐葉法師見責，不敢多事。今見萬歲發雷霆之威，若再不實說，一則有忤聖懷；二則罪及掌班，皆小人的罪過，安敢再存畏事之心，自取不測之禍呢？」皇帝頓首命退。隨即把葉法師召了上去。

呂祖等還在墀下，遙見皇帝指著自己對他說話，似說老郎不是真仙。真仙現在終南，叫他親自去求訪之意。繼見法善俯伏於地，不知說些什麼。皇帝便有不悅之色，佛然退朝而去。

呂祖回至梨園，對張果大笑，說道：「師叔，這一口氣，可以出一出了。」因把適間情事，說與鍾、張二仙。二仙聽了，都笑道：「此法很妙。明兒一早，葉法善必定前來求見老郎，仍須你去對付他，如此如此，先叫他受些跋涉之勞。然後再用如此如此的方法，可以先去見君，用不著他去引見，省得他再去討功。」呂祖含笑稱是。

次日一早，果然葉法善來了，求見老郎。呂祖仍化作假老郎出去會他，問他：「來此何意？」法善忸怩作色道：「不敢相欺，實因貧道一時失於檢點，不合在聖上面前說出台駕即是張果大仙。哪知聖上求賢心切，訪道情深，非要立刻找到張大仙不行。怎奈台駕見了聖上，又偏不肯承認一言，反保舉我去終南山上跑一趟兒。如今別的話不提，單要請教台駕可的確知道張仙是在那裡不在？要是真有張仙在彼，說不得我就跑上這一趟，也算為國求賢，誰說不應訪的。假使到了那邊，沒有張仙，卻叫我如何復旨？為此特來奉求台駕，可看天子的份上，對貧道說句實話，不但貧道心感不盡，就是萬歲也感激無涯了。」呂祖見他口口聲聲還是一派刁鑽的話，心想：「這東西不叫他知些厲害，還當我們都是笨人咧。」因也含笑說道：「法師太過言重。小人何等之人，敢說天子份上，就是法師大駕親臨，也是萬萬不敢當的。若說終南山有無張仙這話，小人也不過是聽得敝老師這麼閒說一句。現在敝老師又去天台了，不定幾時回來。小人委實無從打聽。辱承枉顧，小人竟無一言可對，實在心切不安，還望法師海涵為幸。」

葉法善聽了，心中萬分光火，暗想：「明明你這老傢伙便是張果本身，哪裡再去找第二個張果去？」但又不敢再明指出來，只得忍著一肚子的氣，低聲問道：「終南有無真仙，這卻莫管，但不知果有張仙，我貧道此去，可肯賜見麼？這層萬望台駕見告，切勿再有推諉。」說到這裡，看他急得滿面都是紅光，神情好不惶恐。呂祖見他還是這般放刁，原想再難他一下，後來看他如此發急，心中又有些不忍起來，便含笑說道：「說過小人和張仙毫無瓜葛，怎知他見與不見？小人種種稟告，全是實話，怎見得有甚推諉。法師此言，莫非有點不妥？但小人也不敢盡和法師胡纏。法師既這般下問，小人竟就所知，切實奉稟。小人也曾問過敝老師，若是當今萬歲派人去請張大仙時，不知這位大仙可肯賜見？敝老師笑說：『神仙以忠孝為本，以匡濟為懷，要是萬歲御駕親去終南，當然一定是竭誠迎見的。若是派人前去，須看其人誠心如何？如有一毫輕慢之心，奸狡之意，甚或見了仙人，一點不吐真情，還要混搭架子，巧言試探，那麼不但見不到張仙；即使見到了他，不但不肯同來，還許要給他一個好看咧。』法善聽了，不覺嚇出一身冷汗，恰喜老郎所說，分明告訴自己，只要本人能夠虔誠往見，自然肯與偕來。他得了這個口風，卻也寬慰了一大半，慌忙向呂祖行禮道謝，先辭歸府。

過了一天，法善便背負天子聘書，前去終南。在路行程，不止一日。所經之處，都是荒僻難行的所在，也有幾處必須越山過嶺，方能過去。法善雖然也有些小法術，可是上不能遁雲，下不能縮地。只好忽輿忽馬，時復步行，按程行去。有時趕不到宿頭，或是錯過打尖，只得挨饑忍餓，坐以待旦。若遇暴客虎狼攔途截擊，還得拚著性命，和它搏戰。這等苦楚，就是從前修道之時，都不曾嘗試得幾次。如今身為法師，作了天子近臣，反要補吃這許多苦痛、辛勞。而且受過呂祖教訓，無論如何，還不敢出一句怨言，真可算他的無妄之災。

還不知到了終南，張果是否相見，卻看下回分解。